

情繫香江

聽吳歡講五百年文脈的溫度

楊流昌

中環的玻璃幕牆在夕陽裏泛着蜜色，我乘電梯上到環貿中心31樓，電梯門開時，先聞見一縷松煙墨香——吳歡任會長的香港書院藏在現代寫字樓裏，推門竟像踏進個「時空褶皺」：左邊是整面落地窗，維港的波光漫進來；右邊是排深棕木博古架，供春壺、新鳳霞的戲服、吳歡的故宮押運日誌，在射燈下泛着溫潤的光。

「來得巧，剛校完《吳氏止園》的新版。」吳歡從博古架後探出身，手裏還捏着支狼毫筆，袖口沾着點墨漬。他引我到臨窗的茶桌旁，桌上擺着一套宜興紫砂壺，壺身刻着「不求載譽，但求心手合一」——「這是我太爺爺的太爺爺吳倫當年的製壺心得，」他笑着倒茶，「您嘗嘗，今年的新茶，配這壺正好。」

茶蓋騰起熱氣時，我瞥見博古架最上層有塊紅綢，掀開一角，是幅泛黃的《富春山居圖》摹本。「這是我明末世祖吳靜庵當年從火裏搶出來的半卷。」吳歡指尖輕撫畫上焦痕，「明末我世祖吳洪裕愛極了這畫，臨終要拿它殉葬，其侄靜庵世祖半夜溜進靈堂，用偷機換柱的法子把畫換出來——為躲避追查，藏在灶膛裏熏了三天，您看這道破洞，就是那會兒留下的。」他翻開桌上的《吳氏止園》，「書裏夾着半片當時的灶灰，我爺爺說，這是『文脈的體溫』。」

環貿的玻璃窗外，寫字樓裏的年輕人在電梯

間行色匆匆，而畫院裏卻像流動着另一個時空：牆角立着新鳳霞1952年在香港拍《花為媒》時穿的戲服，大紅緞子上百隻鳳凰的金線已有些脫落，吳歡輕輕抖開水袖，繡線發出細碎的響：「我媽說，這戲服不是布，是戲魂。當年演《劉巧兒》，她為了繡『並蒂蓮』，在我太奶奶指導下熬了三個通宵。《文革》時紅衛兵砸了戲箱，她趁亂撿回這塊碎片，用舊線補了朵小花——您看這兒，針腳歪歪扭扭的，倒比新的更鮮活。」

博古架中間擺着本舊相冊，翻開是吳瀛押運故宮文物的老照片：1933年冬，他裹着灰布棉袍站在鐵皮車廂前，身後是堆成山的木箱，箱面「故宮博物院」的封條被雪水浸得發皺。「這是我爺爺當年寫的押運日誌。」他從相冊裏抽出張泛黃的紙，「『十月初三，雨。過徐州時遇轟炸，護車士兵中彈，懷中緊抱的《百駿圖》竟毫髮無損。』」吳歡的聲音輕得像嘆息，「這批文物裏有《伯遠帖》《中秋帖》，後來成了故宮『三希堂』的鎮館之寶。我爺爺



●楊流昌（左）接受吳歡贈予的「秦漢唐宋」四字。 作者供图

說，他當時就一個念頭——這些東西要是沒了，我們這代人死都不能閉眼。」

轉過茶桌，吳歡的工作檯鋪着半幅未完成的《天眼·龍馬精神》油畫，抽象的色塊裏隱約能辨出龍的鬚角、馬的鬃毛。「這是為米蘭世博會準備的。」他蘸了蘸調色盤，「評委問我『這畫裏的哲學是什麼』，我跟他們說，是中國人骨子裏的『韌性』——就像我太奶奶繡戲服，線斷了就接；我爺爺護文物，炸彈炸了就再包一層稻草；我父母在牛棚裏，就把《鳳凰城》的劇本抄在煙盒紙上。」

暮色漫進窗戶時，吳歡鋪紙研墨：「您來了，我得送幅字。」筆鋒落下，「秦漢唐宋」四個大字漸次清晰，楷書的厚重裏帶着行草的靈動。「為什麼寫這四個朝代？」他蘸了蘸墨，「秦漢是制度奠基，唐宋是文化巔峰，我們吳家從明代製壺、清朝護畫，到爸媽搞戲劇、我畫畫辦展，剛好穿過這幾個朝代的縫隙。這四個字，既是家族的坐標，也是文化的刻度。」

離開時，吳歡把《吳氏止園》塞進我懷裏，書裏夾着張便箋：「收藏不是佔為己有，是替時代保管心跳。」環貿的霓虹亮起來了，我摸着書中那些泛黃的紙頁——供春壺的泥鰭、故宮文物的押運日誌、新鳳霞的戲服設計圖、吳歡在聯合國辦展的請柬，忽然懂了他說的「五百年文脈」是什麼：不是鎖在保險櫃裏的古董，是一輩輩人用性命守護的熱望，是刻在血脈裏的「不能斷」。

電梯下行時，維港的晚潮聲透過玻璃傳來。我望着31樓書室的燈光，想起吳歡說的：「我們吳家的收藏，原是一罈陳酒，封罈時想着傳給子孫，後來才明白，是要拿出來請天下人共飲的。」而這罈酒，正散着醇厚的香，漫過環貿的玻璃幕牆，漫過香江的晚潮，漫向更遠的遠方。

●（作者為中聯辦台務部原部長，現任太和智庫港澳中心主任）

秋日黃昏

錢旺明

夕陽依然如火
把樹葉烤枯
一陣風把落葉打掃乾淨
那些破碎的烏雲
也被吹散

雲太白下不出雨
湖水一再清淺
棉花也像白雲

擠不出一滴水
田地張大一個個耳洞
等一聲驚雷

湖越來越瘦
魚兒不時露出水面
在一串串喘息聲中
把夕陽從湖底吐出

我把頭埋進湖裏
痛飲沉寂
直到身上長出一片片鱗
直到脊椎弓成一道閃電——

一條小龍騰空而起
將滿腹的甘冽
還給生養的土地

（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）

時代詩行

心靜秋雨聲

黃覺昱

案頭那朵前日從荷塘摘來的蓮花，已然褪盡了繁華。其實花色未改，只是失了水澤，但更顯沉黯，且意外成全了一股蒼樸的古意。一支枯槁的蓮蓬隨意橫陳在琴書間，褐黃乾癟，幾粒遺漏的蓮子藏身其中，指尖輕碰，便骨碌碌滾響起來。於是，這漸漸瀝瀝敲窗的秋雨，滴滴答答，也彷彿浸染了絲絲縷縷的禪意……

雨不大，淅淅瀝瀝。直敲打在窗外的鐵欄上，「叮」的一聲清響，晶亮如古磬輕敲，清越中拖曳着幽微的回音；觸碰到老舊的木質窗櫺，「喀」地一下，樸拙如素絛輕叩，不疾不徐，直抵心扉的門庭。這聲響，忽地勾起了我對那片荷塘的念想。此等夜雨，落在那方天地間，又該是怎樣的天籟交響？

白日裏曾去探望，荷塘已有些零落。秋意漸濃，荷葉多已凋敝，有的甚至僅剩下如精密蛛網的脈絡，在風中殘破飄搖。就連那些新發不久的小荷，也因生不逢時，永遠停留在了青澀的模樣裏，再也無力擎起如蓋的繁華。想必，它們曾懷抱着「小荷才露尖尖角」「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」的盛大旖夢吧？只是此刻，夢已碎入微涼的水波。採蓮人的木盆划過，滿載着鮮嫩飽滿的蓮蓬而去，唯餘無數孤零的枯梗，兀自在風裏瑟瑟地抖。偶爾一兩支被遺漏的，便連蓬帶梗一並乾枯，蓮子散盡，徒留蜂窩般的空眼，寂然仰望着天際變幻的流雲。

那花呢？正盛放者，拚盡氣力綻開到了極致，好像要在將斜的秋陽裏燃盡所有風華——已是強弩之末，輕輕一觸，瓣瓣便如蝶翼般驚墜，飄然入水，化作魚兒的斑斕彩衣。尚含苞的蓓蕾，多半也等不及綻放的機緣，如那些未及舒展的小荷，在嬌嫩的粉色睡夢中悄然萎去。唯有當令的蓮蓬，那時正飽滿沉實，脹鼓鼓地垂着頭。料想這夜雨入荷塘，該是先在闊大的殘葉上聚成晶亮的水珠，待葉兒不堪重負，便倏地一傾，水珠滾落池中，一聲空靈泛響。畢竟未到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深秋時節，想那塘中雨聲，或許還不顯蕭瑟，反帶着幾分落珠濺玉的清靈。

雨聲中，喧囂的蟲鳴盡數隱去。那些歡唱的紡織娘、低吟的金鈴子，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歌唱家，它們今宵棲身何處？待雨霽雲收，它們可願再次奏響那生命的夜曲？想起月下曾捕捉到的蝶影——它們靜靜抱緊了狗尾草葉，斂翅安眠，極細微的呼吸帶動羽翼溫柔禽合，在月光裏，美得叫人心顫。今夜細雨飄零，它們又棲在何方？可有片葉為它們遮蔽



●秋日的荷塘已有些零落。 AI繪圖

風雨？衣裳可曾被打濕？是否它們亦如我這般，選了一處遮蔽，安然傾聽這天地之韻。

秋雨，總落得幾分淒清，幾分寥落。「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，點點滴滴」，它不似春雨纏纏綿綿催生萬物，不似夏雨酣暢淋漓瀟灑蕩乾坤，更無冬雨的嚴酷決絕。它滴滴點點，敲在心上，常引得愁腸百結，「怎一個愁字了得」？故而文人墨客最易悲秋，一場秋雨一場寒，秋風秋雨總令人「愁煞」。我可，倒顯得有些不識愁滋味了。提筆弄墨，筆下罕有閨怨幽情，亦難刻骨離恨，大約因這俗世的煙火幸福——夫君疼惜如命，兒子敦厚端方，事業雖平凡卻深得己心，柴米無憂，亦能自給自足。心中常覺豐盈，滿眼皆是知足，這「愁」字，如何也強賦不出了。寫文，習字，撫琴，心中懷夢，足下有路，有何可憂？如此心境下聆聽這秋雨夜雨聲，心底唯餘一片澄澈的寧靜。

忽念及這淅瀝之聲，彷彿人世的隱喻。不同心境的聽者，耳中自有迥異的樂章：有人聽出寧和安詳，有人只聞感感悲涼。然雨終有停歇之時，人生長河，悲苦終成過往，任怎樣地刻骨銘心也終將熨平。我們能做的，便是在這似水流年中守住一份從容，靜待日月更迭——順其自然，緩緩行之。該來的，總會來；要散的，終須散；值得的珍寶，定當悉心呵護；應棄的負累，不妨輕輕放下。

誠如眼前荷花的凋零，蝶翼的消隕，蟲聲的沉寂——它們也曾擁有怒放時的華彩、蝶舞翩跹的盛景、夏夜交響的熱烈。生命的軌跡，原就交織着絢爛的華章與岑寂的回響。唯當繁華落盡，能在寂寞深處守護一顆初心，方能在這滴滴答答的秋雨聲中，聽見內心最清越而恒久的回響……

●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文學溪林

徐玉向

皖南的雨季來得沒有預兆。我撐着傘，踩着歙縣老街濕漉漉的青石板，一路走向市井深處的陶行知紀念館。雨水順着屋簷滑落，敲在石階上發出清越的聲響，彷彿在叩問一扇通往教育聖殿的門扉。

一進館內，時光驟然緩了下來。庭院正中，陶行知先生的漢白玉雕像靜默矗立。像後是毛澤東題寫的「偉大的人民教育家」七個鎏金大字，雨幕之中依舊熠熠生光，每一道筆畫都像是刻入了中國教育的骨血。

1926年的中國鄉村，文盲率高達八成。正是在這樣的至暗時分，陶行知寫下了《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》。這並非尋常的學術論文，而是一封寫給未來的情書。次年，他創辦的曉莊師範在南京郊野破土而出，如一株倔強的草硬是在荒漠般的教育土壤裏扎下了根。在這裏，教室沒有圍牆，田埂就是課桌；課程不設藩籬，犁鏵與筆墨同等莊重。

「小先生制」更是他遠見的見證。展館的黑白照片中，十歲的「小先生」踮着腳尖為同齡的孩子講解算術。孩子們眼中的光芒，穿透近百年的時光依然灼目。那不就是教育最本真的樣子？知識不是居高臨下的施捨，而是心火相傳的溫暖。陶行知把教育的火炬遞給孩子，讓他們成為點亮鄉野的微光。

1939年的重慶，日軍轟炸機在頭頂嘶吼。陶行知卻在防空洞裏辦起了育才學校。展牆上一張張泛黃的聘書無聲訴說着艱難：他變賣西裝，典當懷錶，甚至捐出稿費。但最令人心顫的是一頁殘破的眼本，密密麻麻記着：「李太太捐棉衣三件，王先生助學金五元……」這些帶着體溫的支援，撐起了戰火中教育的脊梁。育才畢業生的名錄，猶如一闕壯歌：有人血灑疆場，有人堅守講台，他們都活成了先生理念的註腳。

1946年的上海，盛夏悶熱如蒸。7月25日凌晨，余慶路一間簡樸的居所內，55歲的陶行知正伏案書寫。煤油燈將盡，昏黃的光落在他清瘦的臉上。桌上是反覆修改的普及教育計劃書，紙邊早已摩挲得起毛。忽然，他手中的鋼筆一頓，隨即滑落——這位為教育奔走半生的聖徒，就這樣猝然倒在未竟的路途上。

館內最深處的展櫃，安靜陳列着先生最後的遺物：一副斷了腿的老花鏡，鏡片上還留着擦拭的痕跡，彷彿剛剛摘下；一件褪色長衫，肘部補丁細密整齊，如同他批改作業的字跡；最讓人心頭一緊的是那半截未寫完的粉筆，短到幾乎握不住，卻仍保持着書寫的姿態。

玻璃展櫃前，一對年輕教師久久駐足。女教師忽然眼眶發紅，低聲對同伴說：「你看，粉筆上還有指紋。」的確，那斑駁的粉筆灰中，依稀可辨先生手指的痕跡。這裏只是半截粉筆，分明是一顆燃到最後一刻的教育之魂。



●陶行知先生的漢白玉雕像靜默矗立。 網上圖片

窗外的雨不知何時又淅淅瀝瀝落下，敲在紀念館的玻璃頂上，猶如萬千學子低低的啜泣。展櫃中的物件緘默如謎，卻無聲地訴說：這個將「捧着一顆心來，不帶半根草去」奉為信條的人，是如何把自己熬成燈油，只為在沉沉黑夜中，為中國的未來多亮起一盞微光。那光雖弱，卻足以照亮無數貧寒學子前行的長路。

在紀念館復原的曉莊教室裏，時光彷彿凝定在某個黎明。我站在斑駁的黑板前，指尖撫過「千教萬教教人求真」的字跡，粗糲的觸感中，依稀還存着先生手溫。晨光從木窗格裏斜斜漏入，粉筆塵在光中無聲浮游，宛若無數渴求知識的魂靈。

黑板下方的凹槽裏，躺着幾截長短不一的粉筆。最長的只剩拇指大小，最短的如指甲一般。它們令人想起先生的話：「教育者要像粉筆，寧可粉身碎骨，也要留下真理的印記。」窗外松濤起伏，那是先生當年手植的樹苗，如今已亭亭如蓋。

恍惚間，我彷彿看見先生立於講台之上的身影：布衣草鞋，目光如炬；鬢髮斑白，精神依然錚錚。他要教的「真」，不單是書上的公式定理，更是面對強權時的骨氣，遭遇困厄時的從容。如同那些長在峭壁崖縫的松樹，越是風欺雪壓，越是要挺直脊背——這或許就是教育最終極的模樣：不僅要授人以知，更要育出能在時代風雨中直立不倒的人。

雨歇了。庭院裏，一株百年紫藤花開如瀑。水珠從花瓣滾落，打濕了刻有先生名言的石碑：「捧着一顆心來，不帶半根草去。」十二個字浸透了雨水，在澄明的光線下折射出虹彩。恍惚中，我好像看見那個穿着舊衫的背影，正背着裝滿教具的竹籃，一步一步走向下一個等待喚醒的村莊。

離去時，我特意在服務台取了一本紀念館簡介。翻開扉頁，陶行知1934年所寫的一段話映入眼簾：「教育是民族解放的武器，是人類自由的燈塔。」此刻，歙縣上空天青如洗。我知道，在這片他深愛的土地上，先生點燃的火，從未熄滅。

●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、中國微型小說學會會員）